



首届中国“伏生诗会”—— 在历史的宽厚情怀中唱响

春天， 诗歌打开沉默的嘴巴

雪松

诗歌是情感的隧道，是思想的灯盏，是打开生命之门的钥匙，是放飞想像的翅膀，是语言思维的最高殿堂……至少，在生活中，诗歌是减缓人性坠落的缓冲器。面对钢筋水泥的城市化，面对使人丧失心灵的物质化，面对熏黑心房的利益追逐和理想凋零，人们纷纷祭出诗歌的灵旗与之对抗。近几年，我不断接到邀请去江西、贵州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地参加诗歌节和与诗歌有关的文化活动，邀请者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文学社团，所到之处，诗人们把山水之地，把大街小巷，把饭馆酒肆都变成了诗歌绽放的原野，高低起伏的诗歌朗诵之声，正在将诗从书页上请出来，走向更感性的生存空间。

当然不是所有的诗都适合朗诵，也不是所有的朗诵都是诗

的朗诵，但真正的好诗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，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形象——诗的声音，从胸腔、喉咙发出，它是种子，引发别的声音的呼应之声，像原野蓬勃的生命，在相互激发中触摸诗和生命之魂。诗要打开沉默的嘴巴，让诗的声音飞翔起来，脱离该脱离的桎梏，飞向生命的至高虚白……首届中国“伏生诗会”，正是藉着对诗的声音的呼唤而生，从策划、征稿到朗诵现场，大家激情荡漾，心境本真，诗人们从各地踏着诗的韵脚而来，以春天的清新和开阔把诗打开，让诗清溪般流淌。而以伏生的名字命名此次诗会，给诗会赋予了一种历史宽厚的情怀，让诗歌在历史之光里发出自己的声响。

开口，让诗发出声音。就像春天播下种子，让诗之花朵开满生活的原野。

禾和湿地公园

韩店禾和湿地公园是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。总投资1.8亿元，规划面积约1260亩。工程主要以“河道生态滞留塘+两级复合潜流湿地+生态稳定塘”为主导工艺，建设预处理系统及人工潜流湿地处理系统，净化后的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。该工程集水质改善、生态修复、景观建设、旅游观光、休闲娱乐于一体进行科学规划，现已成为一处各项功能均已实现的景观式湿地公园。

湿地公园的水面选取古代玉瓶的形状，玉瓶代表着平平安安、吉祥如意之意。水面内设置三个生态岛屿，借用传统造园理水“一池三山”的手法，营造出园林意境，传达着和谐、祥瑞的自然气息。

悠远厚重 包容开阔 伏生文化涵养“韩店气质”

滨州日报/滨州网通讯员 卢兰英 杨洵章 张海平

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邹平县韩店镇更加注重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，充分挖掘伏生、刘徽历史文化资源，结合乡村环境整治、文明素质提升、文化活动开展等工作，致力于打造“伏生故里刘徽圣地”文化名片，使地方特色文化资源，在促进群众陶冶情操、培育文化自信方面发挥突出作用。

韩店镇历史文化源远流长，伏生传《尚

书》、刘徽《九章算术》《海岛算经》，他们为中华文化和数学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，在梁邹大地，甚至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。

为纪念伏生传《尚书》的卓越功绩，发扬和传承宝贵历史文化，韩店镇先后投资600余万元建设了伏生纪念馆和伏生文化园，内存伏生生平资料及有关伏生的石头书、雕像等内容。伏生纪念馆设在镇中心小学教二楼，同时，在中小

学生中广泛开展以伏生为主题的文化活动，已成功举办三届“伏生杯”经典诵读及多次伏生主题文化演讲比赛和文艺创作演出。韩店镇中心小学自编国学读本《走近伏生》，利用每周国学课，让孩子们熟悉韩店历史文化渊源，热爱韩店本土历史财富，培养孩子们的文化自豪感。韩店镇以伏生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，举办多次伏生主题书画绘画交流会，让

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让悠久的历史文脉深入人心。

今后，韩店镇将规划建设伏生小学，并将伏生小学建设列入《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》中的九件惠民实事中。致力于将伏生文化根植韩店大地，让文化财富迸发灿烂光芒，使浓厚人文气息充实韩店热土，努力培育悠远厚重、包容开阔的“韩店气质”。



伏生园。



韩店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在伏生纪念馆参观。



韩店镇中心小学自编了国学教材《走近伏生》。

我与《一部书的留传》

米兰

2017年11月9日，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之后，看到自己的名字忝列其中，与王蒙、冯骥才、迟子建、韩少功、阿来、裘山山等中国文学界大师级人物一起获奖，感觉很是意外，继而忐忑，内心里并无一点惊喜。接下来我开始思考：我为什么获奖？或者说，《一部书的留传》为什么获奖？

《一部书的留传》是我的一篇散文，写的是秦汉时期一位名叫“伏生”的读书人保护和传授《尚书》的故事。时至今日，我终于明白获奖的不是我，而是那部上古之书和那位名叫“伏生”的读书人。

伏生，名胜，字子贱，西汉济南郡梁邹（今山东邹平）人，自幼攻读《尚书》，通晓儒学精髓，做过秦朝博士。秦嬴政三十四年（公元前213年），始皇颁布焚书令，禁止民间私藏经书，违禁者斩。众生诺诺，举国惶惶之际，唯有这位伏生，冒着诛杀之罪，将《尚书》藏匿于旧宅夹壁，内心安定执著。秦末兵荒马乱之时，伏生流寓他乡。待刘邦平定天下后，十余载已然过去，伏生返归故里，处处都是断壁残垣、满目凄凉。当他将那部壁藏的《尚书》取出，看到的却是一部残书，水湿虫蛀，书残字破，任他殚精竭虑七拼八凑，也只得二十九篇。他一一抄录、整理，并以教于齐鲁各地，“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，诸山东大师无不涉《尚书》以教矣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。当汉文帝下诏让主管宗庙礼仪、文化教育的太常掌故晁错亲自到伏生家中学习《尚书》时，伏老先生已年逾九旬。数月之后，晁错将《尚书》学完并以汉代通行的文字——隶书，一一记录下来，此即传之后世的“今文《尚书》”。至于西汉前期孔安国献于皇家的《尚书》、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献于朝廷的《尚书》，史称“古文《尚书》”，当清华简现世，并在其中发现失传的《尚书》篇章，像《金縢》《康诰》《顾命》等传世本，以及一些前所未见的佚篇后，终于证实：“古文《尚书》”确系“伪书”。

《尚书》，相传为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编纂的一部典籍，将自上古时期的尧舜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、编选，成就百篇《尚书》。它以散文写成，按朝代编排，分

孙名伏生，硕士研究生毕业，与我同事。这位小同事年龄不大，做事有条不紊，言谈举止温文尔雅，想来她身上那份大气和静气其来有自。

伏生保存下来的，是一部散文集。这部书中，有些篇章杂以神话色彩，有些篇末缀以诗歌，语言甚美。也是从《尚书》开始，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；此后，先秦诸子散文、唐宋散文、明清小品，一步一步越来越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。周作人在《地方与文艺》一文中，概括了散文写作中的两种艺术风格：“第一种如名士清淡，庄谐杂出，或清丽，或幽玄，或奔放，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。第二种如老吏断狱，下笔辛辣，其特色不在词华，在其著眼的洞察力与措语的犀利。”我个人更看重第二种风格——发现、省思、写作，这个过程是对现实社会中暧昧精神的擦拭和梳理，有助于清晰而清醒地透过事物表象发见其本质。当然，正如作家阿来所说，写作是一门技术，更是一种胸怀和眼光，如何阐述观点和评说，给人以精神的濯洗和前行的气力，通过《一部书的留传》这篇文章的写作，我开始探索以散文这种形式，向我们的先贤致敬，同时也以文学这种形式，对地方进行书写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，李娟的新疆阿勒泰，他们即分别以一个现实的或虚拟的地方为背景，作着自己的精神叙述，“与其说马孔多是世界上某一个地方，还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。”（马尔克斯语）现实与虚无、物质与精神，“这个”地方引领读者生发兴趣、生发向往，形成印象，这也是文学的意义所在。

众所周知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，是中华健康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，先人们坚信，一切文章写作均隐含着千古事和寸心知，而散文，自有其独特的文本语言及认知世界的特殊方法。我所在的邹平历史文化悠久，早在七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在这里

繁衍生息，创造着灿烂的古代文明。考究由来，我们多得古人庇荫，背靠一片森林；战国时期，我们的思想家陈仲子即有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的社会理想；曹魏时期，刘徽十卷本《九章算术注》，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形成；晚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堪称小说之翘楚；北宋范仲淹先忧后乐、以天下为己任之圣贤境界早已彪炳青史，垂范千古；近现代儒学大师梁漱溟、教育家李广田、训诂学家郭在贻、书法家郭连贻、地方文化学者王红等等，无不以其超群立异的道义品格和学术成就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和精神财富，成为邹平薪火相传的优秀文化基因，熔铸成一代代邹平人先忧后乐、创新超越的品格和精神。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这个民族的灵魂，一个地域的优秀文化基因是这个地域的精气神，它们永远是该地域全面发展进步的最深刻的内在动力，催生和预示着未来的亮丽与奇迹。

《散文》执行主编张森先生说过，在散文对文明无远弗届的包罗万象中，百花文学奖所体现的，是获奖作家与出版人于无形之中形成的有形的文化共识和精神共鸣，这将使我们得以融入中国文学赓续自新的时间之河，得以与今古东西相交通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。回首我为自己确立的写作主题——地方知识或者知识的地方性，审美方向和感受力无疑是正确的，正如诗人勒内·夏尔说的那样，既是“对顶峰的寻找”，也是对“基础”的重新勘探。以前，我对故纸堆了无兴趣，年龄渐长，无由觉悟。莎翁说，凡是过去，皆为序曲。《尚书》中蕴藏着一个人的思想或曰理想，那个人被称为“圣人”，他积极入世的态度让清高之士不以为然，他的个别言论又为人诟病，然而众所周知，他讲“仁”，仁者爱人，仁爱之心具有普世价值，譬如基督教文化中的Love，譬如佛教“众善奉行，诸

恶莫作”。对世道绵延的慈悲，对人心温柔的抚摸，三者是相通的。令我欣慰的是，在写作过程中，主观上我没有囿于自我世界，咀嚼一己之悲欢苦乐，我开始在智识上介入世界的沉思与见解，努力找到进入历史叙事的角度和方法。写伏生与《一部书的留传》，写《郑重如是梁漱溟》，写贤者郭连贻与《寂静的月亮》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其实都是关于个人心灵的剖白与追问，从中也能看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困惑与思考。

《一部书的留传》写作过程中，看到新闻报道中说，某贪官家中竟然藏有成吨的现金纸币，让我感觉很是费解，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当时我们国家正在推进的“三严三实”作风建设为何停止？写下了长短五句：
喧嚣业已停止，原因诡秘
雪花不舞，寂寞一天天堆积
书页有痕，历史空落
日光照灰尘，卖力上演宫斗戏
谁在角落叹息，谁在喝彩不止
“以公灭私，民其允怀。”选自《尚书·周官》，意思是以公正消灭私欲，得到民众信任从而使其顺服；“位尊不骄，禄厚不奢，勤劳政事，克己奉公”之类警世通言，《尚书》中也有很多，均教人好好做事，注重自身修养，读来并不诘屈聱牙；《尚书·秦誓》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，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，他说“我心之忧，日月逾迈，若弗云来！”《高宗彤日》记录武丁之时，王道亏，刑法犯，桑谷俱生于朝，武丁问诸祖己，祖己曰：“桑谷，野草也。野草生于朝，亡乎？”武丁惧，侧身修行，思昔先王之政，灭天国，绝绝世，举逸民，明养老之礼，从而“重译来朝者六国”。这种谦虚谨慎、反躬自省之教育，古人深得其法。我们因此读孔子、读庄子、读伏生和陈仲子，苍老又灿烂的文化让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更加饱满。世界也好，审美也好，阅读和阅历会给予

他正确的判断。

一位读者朋友给我留言说，如果一本书，传承下来的只是文字，后世的人无法参透文字之外的东西，那这本书，当初即便毁掉，也是不足惜的——他是读懂《一部书的留传》所包含的深意的读者之一，他让我感动。

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步入纯散文写作，对我来说，只是近几年的事，而且，我的年纪也让我觉得时间紧迫。好在，2013年获得亚马逊突破大奖和青少年小说大奖的美国女作家瑞萨·沃克，是以历史及政治学教授的身份，在五十五岁以后才出版处女作《穿越时间的女孩》并获奖；以《断青山》获得纽约客最佳小说奖的作家安妮·普鲁克斯，也是在五十岁以后才开始小说创作，她们的成就给了我很大鼓励。

人对自然、社会以及人本身的思考和探索，从人类社会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。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，思考能力的不足，自我认知的不足，技术层面的不足，在我，只能依靠大量的阅读来弥补。一个基层写作者，尽管微不足道，但我知道，对于生活与现实，文学从来不是旁观者，力所能及地通过自己的文字，感应人的心灵，矫正人的价值观，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，这也是文学的意义。中国作协的李敬泽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说：“文学作为一种抵达历史的想象方式和认知方式，具有特殊的力量。”这种力量即蕴藏在文字里，因为真情实感，因为责任心、使命感，因为有担当，它们自会绽放光芒。

鲁迅先生有“三魂”之说，其中，“民族魂”乃民族自信力的根基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。时逾百年，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东西，仍然是人的精神。如何做到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，人生意义，致之深邃”？为文者不得不思。尤其散文写作，更应该努力拓展内心思考的疆域，避免以个人某个阶段、某种单薄的情绪来覆盖阔远、复杂的生活。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情怀，一种理念，一种价值取向诞生的过程，而真诚的写作是文学创作的前提。真诚，是我们对文学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尊重。